

梦中看剑



梦中看剑



3417

漓江出版社

责任编辑：吴铭森

封面设计：石 路

梦中看剑

上官云飞 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宝龙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5.40 印张 380,000 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5407-0819-0/I·127

全一册 定价：22.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寿辰日双剑扬威 风雪夜祸从天降	(1)
第二章	亲兄弟天涯各异 报血仇舍身入宫	(37)
第三章	剪贼径锋芒小试 诛恶仆奸佞胆寒	(59)
第四章	闹皇城怪客显名 会京郊双侠除奸	(122)
第五章	窥皇权宁王欲反 扮秀士初访江南	(181)
第六章	遇韩冰虚凤求凰 逢恶仆弱女遭殃	(254)
第七章	施巧计金蝉脱壳 奉皇命二下江南	(335)
第八章	争权利父子反目 剑出鞘亲情难圆	(411)

第一章

寿辰日双剑扬威 风雪夜祸从天降

雪飘飘下了一整天。

天仍像铅一样沉沉地压在头上。

驿道旁，一棵大榕树，由于寒冬到来，已早早地落光了叶子，唯有条条根须，挂满了积雪，悬垂在主干旁。

一只乌鸦，不知受了什么惊吓，聒噪着飞进灰暗的风雪中。

在飞舞的雪花中，一点昏黄的灯光在黝暗的旷野里闪烁。

那是一座破旧的驿站。

伴着昏暗的灯光，老驿卒已喝了一天的酒了，几乎天天如此，醉了醒，醒了醉，虽说是驿站，但地处偏僻，长年也难得有几回差事。

但皇家的驿站，虽然地处偏僻，却也从来没有被忘记；两三年一次，来几个屯边的戍卒，赶来十数匹精壮的好马，再将驿站中老瘦的马匹换走。

马换了一批又一批，老驿卒却一直呆在这里，唯有那大大的酒葫芦忠实地伴随着他。

烈酒将老驿卒的眼睛都蚀得昏花了，岁月为他的脸上刻下了无数条皱纹，但这里却从未有过一次紧急边报；也似乎从未有过上任的大人前来巡视。有的只是流徙的官吏，偶尔路过的商旅，

到驿站打个尖儿，吃点自备的干粮，喝些驿卒自酿的水酒，临走时，留下分把银子，算作酒钱。

这些人为了点蝇头小利，抛妻别子，背井离乡，不知何日才能回来。老驿卒感叹人生，说来已有数十个寒暑了。

酒精起了作用，使本已麻木的头脑更加麻木，老驿卒有些昏昏欲睡。

然而，这现天他又总觉得有些不安。

究竟是什么事使他不安？

老驿卒竭力想找出原因。他举起葫芦，又灌了一口酒，酒已所剩无几。

喝……酒……

对！是酒……不！是人……

是人，老驿卒终于想清楚了。

这几天，不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从这里经过。好像比一年里从这经过的人都多。

这些人经过驿站，并不像其他路人一样，进来讨杯酒，而是匆匆而过。

从这些人高高隆起的太阳穴，可以看出他们的内功修为。都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这些人到这种不毛之地干什么呢？老驿卒自问。

瞎！直娘贼，管他娘的，还是睡觉得好！

原因已经找到，老驿卒放倒头，很快进入梦乡。

他梦见外面下着大雪，伴随着满天大雪，响起了隆隆的雷声。雷声越来越响，变成阵阵擂鼓声，震得人心都要跳出末了。

啪的一声响，一阵疼痛的感觉慢慢传到老驿卒身上。

老驿卒想睁开双眼，但眼睛被眇目糊粘得紧紧的。不得已，他只好用手去抹。

“啪！”又是一声，这次老驿卒猛然惊醒。

这不是做梦。他自己用鞭子抽马时，就是这种声音；当然。马身上的感受跟他现在的感受应该是一样的。

老驿卒一骨碌坐起来，费劲地把眼睛睁开一条缝，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一双雪白的靴子。

顺着靴子往上望去，一身黑衣，衬得白靴更为刺眼，手臂中还高高地举着一条马鞭，只是因为老驿卒爬起得快，这一鞭才没有抽下来。

来人将马鞭往上扬了扬，沉声说道：“当值饮酒，误了军务，小心吃饭的家伙挪个地方！”说着用马鞭子示意老驿卒出去。

老驿卒糊里糊涂地跟他来到外面。出门时才看到门板已倒在一边，这才想起刚才梦中所听擂鼓声、打雷声的出处。

雪仍然下着。老驿卒抬起迷惑的眼睛，只见院中有三十几骑马，想是跑脱了力，一匹匹都张着满是白沫的嘴，哧哧地喘息着。马背上的鞍子已被骑手卸了下来，散乱地堆放在雪地上。

为首的一人，披一件黑色斗篷，风帽将他半张脸都遮住了。见老驿卒出来，立刻举起马鞭，指着那些正在喘气的马道：“换马。”

他的坐骑高大漂亮，此时正不耐烦地用前蹄蹬踏着被冰雪覆盖的地面，似乎它并没有像其他马一样，跑了很多路。

老驿卒从后面的牲口棚中牵出马匹，帮那些人换过，系紧鞍子后，那个披斗篷的又一挥马鞭，一行人匆匆上马，飞驰而去。翻飞的马蹄声如阵阵闷雷，渐去渐远，不一会儿就消失在风雪中……

老驿卒正要回屋，忽然拍着脑袋道：“糟了，糟了，这些人打破房门，强行换走马匹，却始终未出示上司的关防印信，白白换了马去，如果上峰查问，如何是好？”

继而又想：“常听人讲：京城锦衣卫，锦衣华服，穿白靴，威势惊人。这些人虽说穿的黑衣，但确是一律白靴，不是锦衣卫是什么？”

想到此，又连打了几个冷战。

看那换下的马匹，有几匹已经倒地不起，显然是跑脱了力。好在马身上还印着官家的烙印。

老驿卒一边收拾马匹，一边暗自庆幸：“锦衣卫是皇帝手下得力干将，负责搜捕叛逆，缉访妖言，即使当朝大吏，犯在他们

手里，也可以先斩后奏，碰到这些人还是不惹为妙！”

一切收拾停当，老驿卒自言自语道：“不管怎么说，我今天也算皇上效了一次命，将来对儿孙也可以夸耀一番了。”

想到此，转身回屋，拾起掉在地上的酒葫芦，对着嘴灌了个底朝天，摸到炕上，又倒头睡去。

二

虽然还未到晚饭时，外面天已黑得如同锅底了。

屋子里灯火通明，笑语喧哗。

进到大堂，只见堂中张灯结彩，一个大大的寿字挂在堂正中。

显然这家主人正在做寿。

看墙上挂的贺幅中，有一幅字，写得是：

金相玉质 内外俱美

几个字写得龙腾虎卧，飞鸟惊蛇。字字笔力遒劲，殊有骨力，显然非俗家之笔。下面落款果然写着：“萧先生石逸惠存，吴中文征明敬书。”一方红印盖在左下角。

文征明狷介淡泊，是出了名的，在吴中四才子中，以他最为清高。他肯为主人写这几个字，可见主人与他所交非浅，而且很得他的敬重。

主人五十岁左右，方颐隆准，三络长须，显得神态飘逸，潇洒出尘。

今天他穿一袭淡青长衫，一件缎面马甲，像一名休闲在家的乡绅，又似致仕的官吏。

些时，他正站在寿字下，对来客一一抱拳施礼。在他身后，并肩站着两个十岁左右的顽童，二人比肩而立，高矮，胖瘦、面目无一不似一人，就连衣服也是一般的玄色绸衫，灰色裤子，腰中各扎着一条白色腰带。二人显见是主人李生幼儿。这时正随父亲一一向来客抱拳作揖。

管家在每一人过来时，高声唱道：“‘滇西神拳’李吉送宝刀

一把，贺幅一轴。”

“川中暗器唐家，送……”

听口气，前来贺寿的，均是三山五岳的武林中人，而且当今武林中头面人物几乎都已到齐。

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当今武林盟主萧石逸，人称“剑仙”萧大侠。

萧石逸在江湖上素有侠名，当年曾与少林灵素禅师、武当苦竹道人合力诛杀武林败类索无恨，当时他虽年仅三十，但为江湖立此奇功，所以被推为武林盟主。自他入主武林，从不滥杀无辜，因而在武林中威望极重。

近几年，他一直隐居在这荒蛮之地，专心练剑，据说近日已练成御剑伤人之术。

今天，正逢他五十大寿，江湖中人都想见识一下他的御剑之术，所以三山五岳，各路群豪，不畏艰辛，齐集黑石山庄，为萧大侠做寿。

随着管家殷勤地招呼，来客陆续落座。

主人止住人声，双手抱拳四面一揖说道：“今日在下行年五十，感激各位不避严寒，远赴僻壤，在下无德无能，蒙各位湿惠，在下感激不尽！无以为谢，特备水酒以享各位。”

说完，家人上前，摆开桌椅，邀请众人入席。

前头贺寿之人，一路风尘仆仆，风餐露宿，已经疲惫不堪，此时看到美酒佳肴，豪兴大发，众人兴高采烈，吆五喝六，喝酒猜拳。

庄中管家与家丁殷勤招待来客，端酒上菜，穿梭一般忙个不停。

正在满厅中把臂痛饮之时，忽然一个护院的家丁匆匆跑进屋来，径直跑到主人座前，面色有些惊慌地对主人小声道：“‘岭南四恶’打破了庄门，马上就要到这里了。”

厅中众人，一见家丁惊慌的神色，似乎都知道出了事情，不约而同地放下了酒杯。待家丁跑到主人身旁时，大厅里已经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了。

家丁说话之时，虽然尽量压低了声音，但座中诸人都是武林名宿，耳力极佳，那家丁就好像对着每个人的耳朵说话一样，自然没有人听漏一个字。

家丁说完，退过一边，静候主人的示下。

主人坐在桌旁，斟了一杯酒，对着厅中众人举了举杯，一饮而尽。

坐中有人按捺不住，刚要开口，只听咔嚓一声，大堂的雕花格子门已被一脚踢倒。

随着大团的风雪，从外面跳进四个人来，高矮参差地站在门边。紧跟着，十几个庄丁拥到门前，但因没得到主人的命令，未敢擅自进入厅中，只是将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

“岭南四恶”站在门口，其中一个黑胖子上前一步，抬眼望天道：“萧老爷子别来无恙？”

说话的正是“岭南四恶”中的首恶，绰号叫“恶贯满盈”的赖天鸣。

萧石逸看着“岭南四恶”，不急不恼地道：“托几位的福，还过得去，几位何不一起入座，喝杯水酒，挡挡寒气。”

几句话，把座中群豪说得一愣，只道是萧石逸怕了“岭南四恶”，就连“岭南四恶”也显得有些惊诧。

这“岭南四恶”正是当年武林败类索无恨的四个高足，只因二十年前萧石逸与少林灵素禅师、武当苦竹道人合力诛杀他们的师傅，他们四人才避居岭南，潜心学武，立志要报师仇。今天正是要借萧石逸五十大寿之际，当着天下武林中人的面，杀萧石逸以报师仇。

“岭南四恶”听了萧石逸一番话，虽然微觉惊讶，但数十年的深仇岂能就此罢休，“恶贯满盈”道：“姓萧的，想让我们喝酒，可没那么容易！”

萧石逸道：“四位来干什么，我自然知道，但报仇也不急在一时，在下只不过请各位喝杯水酒，驱驱风寒，并没有其他意思。”

“岭南四恶”中二恶“恶名昭著”向飞道：“让我们喝酒，却

少一样下酒的东西。”

“什么东西？”萧石逸沉声问道。

“你的心！”“岭南四恶”齐声道。

“自从我们到岭南的那天起，就立下了毒誓，一定要用你的心下酒，以祭奠先师在天之灵！”三恶“崭又白赖”于文豹阴恻恻地道。

厅中来祝寿的众豪杰听“岭南四恶”一片恶声，无不怒火填膺，有人高声叫道：“你们‘岭南四恶’选这个日子口上门寻率，也欺人太甚了！”

另一个道：“对！今天是萧大侠寿辰，有什么事，你们只管向在座的群雄说！”

更有一人，从座中飘然跃出，落在“岭南四恶”身前道：“想讨还公道？今天在座的恐怕随便出来一个都能还得起一个公道‘岭南四恶’。有种的就上来，我先接你们几招。”说话之人正是‘霹雳手’焦明，此人以霹雳散手行走江湖十几年，罕逢对手，其性子又火爆，这次见“岭南四恶”出言无状，首先跳出来为萧石逸鸣不平。

一时之间，座中群雄纷纷叫嚷，有几个性子急的，已纵到堂前，要跟“岭南四恶”动手。

“岭南四恶”既然敢挑这个日子来，自己是来者不善。

“恶贯满盈”自前面几个打了个罗圈揖，奸笑道：“各位都是江湖上成名的人物，大可不必如此代人出头。我们‘岭南四恶’这次出山，是找萧石逸报杀师之仇，跟诸位没有一点关系。如果萧大侠怕了我们，不敢应战，就请自己把心剜出来，我们祭过师傅，那时候任杀任阿爬可以由着各位的想了，我们‘岭南四恶’，如果有谁眨一下眼睛……”“恶贯满盈”顿了一下，实在想不出更恰当的词，只好接着道：“以萧大侠的名头，挝必还不至于仗着人多势众，不顾武林规矩，群殴我们，如果这样，事后传出去，萧大侠在江湖上的名声可武毁于一旦了。”

“恶贯满盈，说着，双手抱肩，哑然冷笑。

萧石逸缓步走到厅上、对站在前面的焦明等入微一拱手，说

道：“各位兄台急公好义，这番心息在下心领了。但今天“岭南四恶”是冲着我萧某来的，列位兄台如果跟他们动乎，倒叫俯们有了口实，说我萧某人怕了他们，面且了污了各位的手。”他笑了笑接就道：“你们“岭南四恶”今天既然敢闯我这黑石山庄，而且打得是为师报仇的招牌，我也不便难为你们，但今天是在下寿辰，我是不能也不屑与各位动手的……”

“岭南四恶”听萧石逸不与他们动手，当下乱嚷道：“既然不打，就老老实实把心挖出来，省得我们费事。”萧石逸冷笑道：“慢！我还没有把话说完。我虽然不屑与各位动手，但‘自家事，自家办’是我们黑石山庄的规矩，这个规矩也不能被你们‘岭南四恶’给破了。”萧石逸盯着“灭贯满盈”，停了一会儿又道：“你们的师傅确是我杀的，那也是他恶贯满盈，死有余辜。今天难得你们有此一香孝心，为师寻仇，既然来了，我自然不能叫你们就此回去，想必你们也不能凭我一两句话就甘心回去。在下有两个犬子，虽然年龄不如四位大，但也还粗通拳脚，今天就让他们两个跟四位讨教几拍，还望四位手下留情！”

说罢叫道，“龙儿，虎儿，过来见过这四位。”

话声未落，适才站在他身后一起迎接客人的两个孩子从人堆里钻了出来。

主人命家人将桌椅挪后，腾出地方，又招呼站在边上的客人归座饮酒，神态之闲适，好像妥与“岭南四恶”比武的不是自己的儿子，而是什么不相干他人一样。

只见两个孩子，站在“岭南四恶”身前，虽说高不及“岭南四恶”胸口，但二人双脚不丁不八，一样地将双手插在腰间，并不打话，只是冷冷地看着“岭南四恶”。

“岭南四恶”的师傅索无恨、虽说是武林败类，但其练就的血掌神功，在江湖上确是无人能敌，即使是萧石逸，也是合少林、武当两派掌门之力，才勉强将他诛杀。现在事过二十多年，灵素禅师、苦竹道人都相继作古，唯有萧石逸是健在之人。“岭南四恶”现在才来寻仇，即使没得先师真传，想必也练就了极厉害的功法，否则，任谁也不敢挑这个日子，在江湖上盛传萧石逸

已练就了御剑之术以后，来趟这趟浑水。

如今，“岭南四恶”见萧石逸如此不把自己兄弟四人放在眼中，竟然当着这么多武林中人面前让两个黄口小儿与自己对阵，无异于当众羞辱他们。

只见一直不曾开口的“十恶不赦”上前一步道：“萧石逸，我们今天找上门来，是报杀师之仇，你却如此无礼。今天这道儿是你划下的，我们‘岭南四恶’已经恶声在外，并不在乎多杀两个小儿，今天你即犯在我们手上，也怪不得我们‘岭南四恶’不买你这交情了！”

话音一落，双手从腰间取出一对大铁环，当地相互撞，说道：“抄家伙，上吧！”

只听堂上一阵器械声响，二恶手中已多了一对狼牙棒，三恶从背后抽出一面熟铁盾牌，大恶使的是一把鹤嘴锄。

四恶兵刃在手，齐纵上前，四恶的铁环大开大合，向左边站立的被叫做龙儿的少年身上砸去，二恶的狼牙棒遇隙即上，向龙儿下三路横扫。

大恶的鹤嘴锄直向另一个叫虎儿的胸前点到，三恶的盾牌也劈头砸下。

厅中诸人都是武学大家，见四人猝然出手，所用招数狠辣之极，而且每一招都潜藏着几种变化，其用意显然是想用重手法，一举将萧家二子毙于当堂。

四恶出手之快，使旁观众人目瞪口呆，要想施以援手，也因离得太远，无法施救。

场中萧家二子渊停岳峙，站立当场，双手插腰，好像根本不危险将至。

眼看四恶诸般兵器就将沾衣之际，猛然间一蓬银光在二子手中骤然暴长，随着银光乍现，萧家二子手臂挥洒间，以极快的势子，将“岭南四恶”迫得倒纵出丈许开外。

“岭南四恶”从出招到退开，不过是瞬间之事。四恶方自站定，只见萧家二位公子仍伫立当场，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所不同的只是这一对孪生兄弟手中已各多了一柄长剑，剑芒

耀人眼目，剑气森然逼人。显然，二人所使均为宝剑。

“岭南四恶”低头查看自己兵刃，只见大恶鹤嘴锄虽为精钢打造，但锄尖的鹤嘴已被削为平头；二恶的狼牙短棒被削出五六分深的两道口子，看着是不能用了；三恶的熟铁盾牌虽说打造得沉重，也被长剑削了个缺口；四恶的双环也被削出四五个缺口。

四人看罢，都倒抽一口冷气，心中暗道：“这萧家二位公子，看年龄不过十岁，虽有宝剑相助，但出招的速度，内力的精湛已是非同小可，只看自己兵器，即可知道，二人出剑之后，何止使出十七八招，亏得自己四人经验老到，才落得个兵刃俱损。”

厅中众人，刚才还为萧家二位公子捏着把汗，此时见二位公子亮出这几手，无不松了一口气，同时回身恭贺萧石逸教子有方，为武林培养了两个奇方。

只听堂中众人七嘴八舌地说道：“‘岭南四恶’闭门潜修，挟几十年的功力，竟让两个黄口小儿一招之内打得七零八落，真是惭愧！”

说话人调侃的口气，使“岭南四恶”更加窘迫。

只见四恶习惯性地两个大铁环相互一击，但铁环被宝剑削出五六个缺口，叩击之声已不如刚才清脆。

大恶听到那咽哑的声音，稍微愣了一下，立即说道：“我就不信，我们‘岭南四恶’就如此不济，如果真连黄口小儿也打不过，我们今后也不用再在江湖上混了！”

说罢，断了嘴的鹤嘴锄一招，四恶俱都围将拢来。

二恶的狼牙棒眼看将断，索性将兵器扔在地上，单凭一双肉掌上前迎敌。

“岭南四恶”这次出手，却不敢像前次那样轻敌，他们几个，恶名在外，并不怕别人议论。仍跟上次一样，大恶、三恶，一支铁笔（大恶鹤嘴锄鹤嘴被削，只能当铁笔来使），一面盾牌；二恶、四恶，一双肉掌，一对铁牙，也不见四人如何作势，陡然间飞身纵起，分别袭向萧家二位公子。

但见双环飞舞，肉掌翻飞，声势夺人，眼看双掌双环欺近萧二公子身前，忽见一道白光，俨如匹练，倏然横在厅中，只见一

圈白光与两团黑影斗在一起。

这边萧大公子与大恶、三恶也早已斗在一块儿。

三恶仗着手中熟铁盾牌招猛力沉，盾牌使开，砸，砍、压、推，舞得如狂风一团。大恶手持“铁笔”，借着三恶盾牌的掩护，认穴打穴，在剑光盾影间，频频出击。他仗着有三恶盾牌防身，使得全是一派进攻招式。萧大公子虽使的是宝剑，但急切间削不断三恶的盾牌。大恶三恶二人合力，也将萧家大公子逼得连连后退。

那边二恶与四恶合战萧家二公子，又是一番景况：四恶铁环已被萧二公子的长剑削断了几节，此时铁环使出，心存忌惮，不敢与宝剑硬架硬接。二恶单凭一双肉掌，虽然也忌惮宝剑，但在闪躲腾挪间，仍是攻多守少。

以“岭南四恶”在江湖上的名头，武功当然不会泛泛，加以这次出手，不敢存丝毫轻视之念，萧家公子虽有宝剑之利，但一时之间也奈何不了四人。

“岭南四恶”心知此一战，如果不能大获全胜，则四周强敌环伺，后果不堪设想。

四人心有灵犀，心知萧家二位公子，剑法虽高，兵器虽利，但二人毕竟年纪尚小，功力有限，久战之下，必难支持，因此下手均贯以内力，用重手法消耗二人真力。

二恶四恶，吃了兵器的亏，也还罢了，大恶三恶合战萧家大公子，三恶仗着力大招沉，盾牌使开，已是攻多守少，大恶有三恶盾牌掩护，更是一味抢攻，渐渐将萧家大公子逼到墙角。

“恶叉白赖”于文豹看看得手，手中盾牌更是抡得呼呼风响。

“岭南四恶”，为报师仇，远赴苗疆，学了一身怪异功夫，此时将怪绝招数使开，攻势极猛。

旁观众人，见四恶使出怪招，无不倒吸一口凉气，定睛看时，只见萧家大公子在“恶贯满盈”和“恶叉白赖”围攻下，忽然凝神不动，长剑挥舞，如白虹贯日，在二恶的夹击之中，东一指、西一划，出手并不见快，但每一招都恰恰将二恶的攻势化解开来。

只见他剑锋明是东指，却忽而偏向西边，明是向右削去，不知怎的，出手之后，却是向左戳来。而他所发的每一招，都是攻敌之所必救，守敌之所必攻，大恶、三恶的攻势虽是风狂雨骤，却是不能使萧公子移动分毫，众人见他小小年纪，一只剑使得如此出神入化，无不拍手称赞。

萧石逸在旁边见儿子与大恶三恶怪招对怪招，虽说自己儿子未曾吃亏，但以萧石逸大剑侠的眼光，却已看出自己儿子已到强弩之末，此时仅以精妙剑招对敌，以求自保。

萧石逸虽已看出端倪，但因先前话说得太满，此时不便出手，只盼正与“恶名昭著”向飞和“十恶不赦”薛狐悲相斗的二儿子能够施以援手。

正在萧石逸暗自着急之际，萧二公子也似乎看出哥哥处于危险之中，只听他用稚嫩的嗓音大喝一声，一招“玉女投梭”，斜身进剑，直向“恶名昭著”向飞胸口刺去。这一下，他的后背露出破绽，“十恶不赦”薛狐悲一见有隙可乘，当即双环一展，立时将萧二公子连人带剑圈在环影之中。

眼看铁环将要扫中萧二公子后背，“十恶不赦”心头狂喜，“着”字刚要出口，仓猝中见萧家二公子不进反退，剑随身走，其势之快，竟是一副拼命的打法。

这一来，即使“十恶不赦”铁环能扫中萧家二公子，他自己也难免被袖底剑拂一个透明窟窿。“十恶不赦”一念至此，双环一收，右足一点猛向旁闪，萧二公子已如弹丸一样退到“十恶不赦”身后。“十恶不赦”一闪之下，招式又出，双环连环击出，只听丁当一声，一团黑影跃过头顶，直飞出去，其身法翩若惊鸿，矫若游龙。原来是萧家二公子以进为退，一退即收，一收即起，长剑一点“十恶不赦”的铁环，身形如大鹏展翅一样跃过“十恶不赦”头顶，飘然落在哥哥身旁。那边“恶名昭著”出手拦截已经不及。

萧家二公子刚一落下，正值“恶叉白赖”于文豹熟铁盾牌当头砸向哥哥头上，“恶贯满盈”赖天鸣“铁笔”也暗中偷袭，直向萧大公子胸前乳突穴点到。萧大公子在二者夹击之下，已是气

力不济，反剑上撩，只盼能挡开“恶叉白赖”的盾牌。”

招一递出，恰逢其弟一招“仙人指路”，力透剑尖，平平刺到，双剑一合，妙到毫巅。原已被二恶压住的剑芒陡然暴长，萧家大公子反撩的一剑突然威力大增，竟将“恶叉白赖”的盾牌震开，身形也被剑势带动几步。

“恶叉白赖”一退，门户大开，“恶贯满盈”的“铁笔”刚刚点出，恰逢萧二公子长剑改点为削，“恶贯满盈”只见手中一松，原本已被削成铁笔的鹤嘴锄，竟被剑势削得只剩下手中的一截，若不是他缩手快，一只手腕已被生生切下。

“岭南四恶”见二子双剑相交，功力突然大增，无不骇， “恶贯满盈”首先叫道：“弟兄们，风紧！扯乎！”

话未落，人已蹿出门外，其余诸恶，听得喊声，纷纷往门外蹿去，霎时间走得干干净净。

厅中群豪见萧石逸两个儿子剑法如此高超，双剑合璧，威力无比，无不欣喜，就连萧石逸自己，见潜心钻研多年的剑法，在实战中果然威力无比，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当下叫遍：“龙儿、虎儿，你二人就给在座的叔叔伯伯演示这套龙虎剑法，以助酒兴。”

命管家重新摆上杯盘，大家入座，一边饮酒，一边看二人舞剑。

只见二人身法剑法无不精绝，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日，飘摇兮如流风之回雪，双剑配合，招术之精奇，变化之繁复，使观者眼界大开。众人这才明白何以萧石逸如此放心，让两个爱子与“岭南四恶”对阵。

一套剑舞罢，众人将二位公子夸赞一番。后堂传出话来：“夫人让两位公子进内堂用餐。”

原来是夫人见二位公子与“岭南四恶”拼了一场，又在前堂给众豪杰舞剑助兴，生怕累坏了公子，因而赶快派人将他们叫进内堂。

二位公子去后，堂中众豪杰一面喝酒，一面谈论武林旧事，切磋武功，主客无不尽兴……